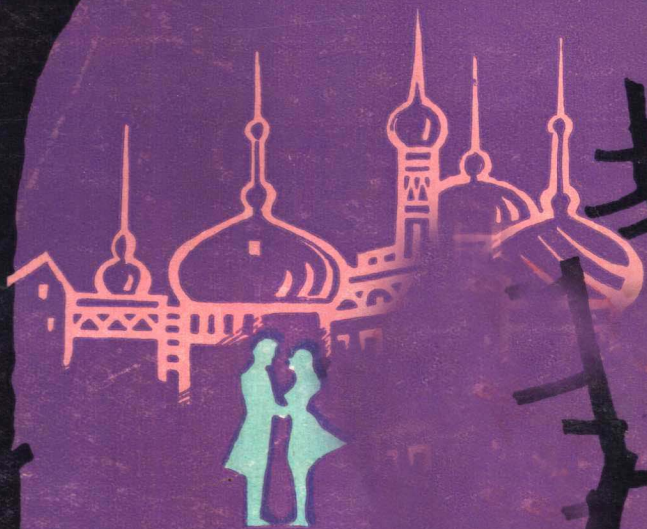


优素福·西巴伊著



回来吧,我的心

上海译文出版社

رد قلبى
يوسف السباعى

شركة فن الصباغة

回来吧，我的心

[埃及] 优素福·西巴伊 著
朱威烈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中路955弄14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译文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56 1/32 印张22.125 插页2 字数491,000
1983年11月第1版 1983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59,000册

书号: 10188·418 定价: (六)2.20元

献 给

骑兵部队的马匹、车辆、坦克、士兵、军官、领导人、烈士和老战士们。

献给“胜利或死亡”的部队。

我写的仅是这些部队生命史上的一个片断，也是埃及生命史上的一个片断。

优素福·西巴伊

前 言

我在交出这部小说的时候，如释重负，感到轻松。

我开始动笔写这部小说，是在今年（一九五四年）年初，年底完成。这并不是说，我这部作品的创作用了整整一年的时间。因为其间还有其他的工作，如撰写电影剧本，编辑《新使命》杂志，以及从事各种公务和私事。

尽管一年来我没有把全部精力都用在创作这部作品上，写作期间穿插着各种各样的事情。然而，我敢断言，我对它的构思，不曾有过片刻的中断，它对我思想上的压力很大，它介入了我的生活，我与它生活在一起；我对它的主人公们满怀着强烈的感情，以致我与他们之间的联系，竟成了与真人之间的关系似的，我对他们怀着爱，也怀着恨，既有钦佩，也有同情，我为他们的忧愁而悲伤，为他们的欢乐而高兴。

记得有一次，我出席一个宴会，应邀同席的有我的几位近亲。我一眼瞥见其中一位太太的手上戴着副雕琢精致的、犹如阔花边一样的金手镯。我很欣赏这副手镯，不过发现它与佩戴它的丰满手腕不相配。我不由得想象让另一只细腻而美丽的手来戴它，这是一位紧扣我的心弦、驾驭着我的情感的女性的手，她就是《回来吧，我的心》中的女主人公英琪。

虚构的女性就是这样压倒所有活着的女性，驾驭我的感情，甚至跃出我的稿纸，进入我的生活。

人们也许会把我的这些话看作是作家的愚蠢。然而，要是他们了解得更多些，你看他们会说些什么呢？我在写这部小说的一年里，把它当作了我生活中的头等大事，在完成它之前，一切事务都放在次要地位；我在生病或想到死亡的时候，就怕在完成它之前死去，我忧虑的首先是它，其次才是我的妻子、母亲和孩子们。

也许这部小说并不值得我这样去想和做。也许有人希望我最好在写完它之前死去。尽管如此，我还是要陈述一下我对它的真实感情和我在写作期间的感受。

我重视这部小说的原因，显然是因为我相信有必要把我们现代史上发生的重大事件记载下来。我以我的军人身份自信，我是最有资格记载这些事件的作家，因为我曾在军队里服务过，而且对那些改变埃及历史面貌的事件深有体会。

我曾试图尽力把我的小说同确已发生的真实事件结合起来，使真实事件成为故事的一部分。我不知道，我在这个方面的尝试是否成功，也不知道整个故事写得如何。

但是，我所知道和相信的是，我已经尽到了曾经落在我身上的责任，也已经卸下了曾经压在我肩上的负担。

我不否认，在写这部小说时，我确实作出了最大的努力。

我的全部希望是，我的努力不会完全白费，我曾经写了一点成功的东西。

优素福·西巴伊

目 录

前 言	1
一 面子	1
二 飞翔的蝴蝶	9
三 奴隶和神	18
四 失去的骄傲	27
五 坚固的堤坝	37
六 “死灰”复燃	46
七 介绍信	54
八 温柔的语言	63
九 台阶减少了	72
十 邂逅相遇	80
十一 手段和目的	88
十二 纯属偶然	97
十三 琐事与命运	106
十四 最后一夜	117
十五 委屈	127
十六 回家	136
十七 挑战	145
十八 沉重的负担	156
十九 突然的安排	167

二十	荆棘丛生之路·····	176
二十一	祝贺·····	187
二十二	希望之风·····	197
二十三	人皆有错·····	205
二十四	如果他配称“万岁”的话·····	215
二十五	光荣的失败·····	225
二十六	对月谈心·····	236
二十七	我就要你这样子·····	247
二十八	惊马·····	257
二十九	两不相遇·····	269
三十	棕色的痴心姑娘·····	280
三十一	下次再来·····	292
三十二	新军官·····	305
三十三	谁告诉你·····	318
三十四	盗窃者的机遇·····	330
三十五	邀请·····	342
三十六	冒险·····	354
三十七	海浪拍击·····	367
三十八	两心合一·····	381
三十九	音信中断·····	393
四十	比过去爱得更深·····	405
四十一	出门和归来·····	416
四十二	仅仅是梦呓·····	427
四十三	危险的疯子·····	438
四十四	不光是同情·····	448
四十五	失望·····	462

四十六	进一步的希望	476
四十七	灰烬	491
四十八	解脱	502
四十九	威胁	513
五十	流放地	523
五十一	内心深处	533
五十二	失败	545
五十三	流言蜚语	556
五十四	追逐幻景	568
五十五	王上的剑	580
五十六	忏悔的女罪人	592
五十七	围墙后面	603
五十八	新的黎明	616
五十九	颤抖的手	632
六十	夕阳西下	643
六十一	并非幸灾乐祸	655
六十二	破坏	670
六十三	战斗	680
六十四	尾声	693
	译后记	697

一 面 子

花房看上去就象一条彩虹，到处摆着花盆，上面缀满了经过修饰的花卉。

一批菊花花盆整齐地放在一个角落里。老爷用手杖指着说：

“这些花不错，我认为这是我们所有花中最好的了。你从哪儿搞来的种籽？”

“我们是从福利坝的苗圃移植来的。”

“明年再搞些种籽来。”

“是，老爷。”

花匠阿卜德·瓦希德低头回答道。

“你打算什么时候把它送去展览？”

“下个星期。晚一些好，到时剩下的几盆就开全了。今年天冷，花开得迟。不过，天气在转暖，要是天从人愿，最多两天，花就会全开了。”

这是一九三三年春天一个星期五的上午。伊斯梅尔王爷正在视察他围绕着王府的大花园，他的府第座落在开罗的一个郊区、他领地的中央。

这位大家习惯于称他为“老爷”的王爷，身材颇长，表情严肃，脸色白里泛红，一只眼睛上戴着单眼镜，我想，除了王爷们，普通人的眼睛怕是一刻也戴不住这单眼镜的吧。

真主除了赐给他夹住单眼镜的能耐之外，还赐给他的双眼一种本事：能够毫不矫揉造作地射出傲慢的目光。他的这种目光，加上单眼镜和歪戴着的红色土耳其高帽，以及他的阿拉伯语中夹杂着的外国腔调，谈话中不时插进的土耳其语和法语的句子，这一切，用当时的标准来衡量，显而易见，他是一位出身名门、官位显赫的贵族典型。

王爷继续巡视，花匠阿卜德·瓦希德跟在后面。他是府第花园的头头，或者说是花匠的领班，身穿又长又肥的毛织阿拉伯长袍，缠头布上扎着一块黄色的头巾，这头巾是他那个阶层的标志。他脸呈棕褐色，颧骨突出，身体结实，腰板笔挺。他的装束和外貌与他的同事以及同他一个阶级的那些人，没有多大区别。

王爷在另一批花盆前站住了，用手杖指着花说道：

“这些报春花不怎么样，你想拿去展览吗？”

“我们想从中挑选一些，展出时放在那批菊花的外面。”

王爷又走了，阿卜德·瓦希德跟着他，他俩后面尾随着一队侍从和听差。王爷向周围环顾，象是在寻找什么。王爷东张西望，侍从们的脸上都露出惶恐不安的表情，生怕有什么不足给王爷看到了。最后，王爷说出他在寻找什么，他问道：

“英琪在哪儿？”

“她在花房外头，同她的保姆德勒巴尔在花园里玩。”

一个黑人赶紧回答，他象一个阿哥^①，身穿黑色的衣服，是王爷的亲随，名叫伊德里斯。

小女孩出现在花园里，在老保姆的面前跑跑跳跳。她采下一朵金鱼草花，用小小的拇指和食指一捏，然后笑着喊道，想吓

^① 土耳其语，意为太监、宦官。

唬保姆：

“这花要咬你的胳膊了，你瞧，它张大了嘴巴！”

接着，她跑远了，在绿茵上奔跑，一直来到花园的绿色高墙旁边，那里，在窄道斜坡的铁轨头上停放着手推车①。她又叫起老保姆来：

“阿姨，我想乘手推车。”

“现在不行，今天推车的工人休息。”

“你来推我，我现在想乘。”

保姆叱责小女孩道：

“我跟你说不行，我推不了。”

“那我来推。”

“你别闹。”

有两个年龄相仿、容貌相似的男孩正在倾听这场对话。他们被花房后面的一排芦苇遮住了，那些芦苇是用来保护花秧树苗的。

这两个孩子是花工阿卜德·瓦希德的儿子，阿里和侯赛因。阿卜德·瓦希德利用孩子们学校放假，王爷又正好要察看花房和苗圃的机会，把他俩带了来，也许王爷会看见他俩，给一点什么赏赐。

侯赛因渴望到这座大府第去看看，他觉得这是一次愉快的游览，因为他能在这茂盛的花园里尽情玩耍、游戏，又能得到府中人赠送的一些礼物。

他生性快乐，心野，好冲动，与他的哥哥阿里正好相反。阿里沉静寡言，态度稳重，远远超出了他十五岁的年纪。

① 有轮子、在铁轨上滑行的小车。

阿里讨厌作这样的“访问”，“访问”使他感受到了他们在生活中的真实地位，清楚地表明主人和奴仆这两个阶级之间有着巨大的鸿沟：一个在天上，另一个在地下。

访问迫使他要抬起眼睛看主人，使他感觉到他地位低下的程度。但他并不是坏人，也不嫉妒别人，他不象他的弟弟那么自私。然而，在每次访问中，他却感到自身的宝贵，不愿给自己招致耻辱，如果把自己放在受人同情和恩赐的地位上，即使这种同情会替自己带来一点物质利益，但在那种痛苦的低人一等的感觉中，利益也就算不了什么。

这孩子心高气傲，他讨厌在主人们面前显得渺小。而如果他与主人相遇，那无法逃避的现实就迫使他显得渺小。为此，孩子把“访问”视作沉重的负担和巨大的烦恼。每次“访问”，他都但愿父亲让他留在家里，同伙伴们一起玩儿，他觉得在与自己同年龄的人中间，他如果不比他们强，至少也与他们一样。

他爱母亲和父亲，爱他们简陋的家庭和朴素的生活，只要远离府上的主人，他就以他周围的一切而自豪。他觉得在自己的家里，在亲人和伙伴中间，自己是有价值的，也是有尊严的。而在那里，他高贵的、不甘屈辱的心灵，就会消失在耻辱和渺小的迷雾之中。

这一天阿里竭力躲避，不想跟父亲去，他的脑海中浮起这样的形象：他父亲将垂着头低三下四地跟在王爷的后面，而那个脸色绯红、衣着讲究、戴着一片眼镜、讲话鼻音很重的家伙，却拿着手杖到处指挥这，吩咐那。

是的，他憎恶这种情景，但他更讨厌的是，现在父亲带着他和弟弟跑到王爷跟前。王爷用他那老一套的腔调问：

“这是你的两个孩子吗？都长大了。”

“托您的福，老爷。”

他的弟弟吻王爷的手。父亲看到阿里没有去吻，便叫道：

“吻老爷的手，孩子。”

他真想冲着父亲的脸高声回答，他决不吻任何人的手。他不是“孩子”，但是他爱父亲，不愿父亲因此失去衣食来源。于是，他趋上前去吻那只手。

他讨厌这一切，讨厌那只抓着钞票伸向父亲的手，也讨厌老爷的声音：

“阿卜德·瓦希德，给孩子们买点东西吧。”

“愿主使老爷事事如意，愿主使我们永不失去您。”

比这一切更使阿里厌恶的是，王爷的小女儿将在场观看这种他深恶痛绝的情景：一方施舍，另一方低声下气、蒙受耻辱。

他不喜欢亲眼看到她，因为现实迫使他以自己并不喜欢的形象出现在她面前，他不喜欢看到她居于山顶的宝座上，自己低低地在最底层，几乎触及不到她脚下的泥土。她应在合乎他心意的地方。他让她耽在自己的身边，两人肩并肩，挽着胳膊一起走路……他的思想中总也打消不了一种合乎逻辑的思考方法，它将把他俩引向充满平等、和睦、友谊和爱情的世界。

他在睡里梦里都那么憧憬着，向往着。但是各种美梦最终都导致了两个人：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底下。

一次，她降落在他身旁；另一次，他上升到她身边。

一次，大火吞噬府第，他冲进火海，把她抱出来，让她生活在他们简陋的家庭中；另一次，他成了一名军官，战争爆发，他成为英雄归来，看到她即将被迫同一个她不喜欢的人结婚，他把她抢了出来，在漆黑一团的夜晚，带着她逃到一个遥远的岛上，度过他俩余下的岁月；一会儿他成了大发明家，遐迩闻名，靠着他的

发明，获得了巨大的财富，买下了她父亲的庄园和府第，然后他又把府第献给她，作为他的爱情和忠诚的定钱；一会儿他又成为反对庄园主老爷们和统治者的人民革命的领袖，然后他把她从强暴者的利爪中拯救出来，放在他自己执政后的宝座旁。

他梦想着这一切。他只要独自一坐下来出神，她就出现了：白皙的脸庞，清澈的绿眼，鲜红的嘴唇，细巧的鼻子，金色的头发披散在双肩……这是他幻想中的情侣，梦中的爱人。

而在现实中，他最讨厌、最恐惧和最害怕的，莫过于两人相遇了，或者更确切地说，莫过于她看见他了。她看到的他，和她应当看到的他，相距是何等遥远啊！

今天，他曾想尽一切办法企图留下来不跟父亲去，他声称有作业必须耽在家里做。可是父亲说，这些作业他可以放在下午做，要他穿上衣服准备出去。

他又借口有病，父亲叱责他说：

“老爷今天要路过苗圃，我想让你和你弟弟见见他，也许他会赏一点什么给我们，我们可以用来缴付到期的学费。”

“爸爸，我们不是行乞的工具，我们不想要谁的施舍。”

父亲低下了头，脸上罩着一片愁云，他悄声说道：

“孩子，我也讨厌这样做，可是，人们喜欢做的和必须做的之间，有着巨大的差距……倘若按照我的兴趣来办事，那我就不能送你们俩上学了……生活迫使我們去做许多我们不喜欢做的事啊。”

“我们就是不去上学也比让你丢面子好啊。”

“不，孩子，为了你们两个，我已辛苦了一辈子，难道还会在乎丢面子？面子比起生活来简直不算什么，特别是对一个已经丢惯了面子的人来说。”

“爸爸，要是这一切都是因为我们上学的缘故，那我宁愿跟你去花园干活。”

“你现在说这种话，也难怪。可是过几年，你取得了将会使你成为一个受人尊敬的职员的文凭，那时候，你就会真正懂得我没有白白地丢面子。孩子，当花工和当一个工程师、医生或者军官，那可是差得远哪！”

“我认为生活中没有什么东西值得你不顾脸面的。”

“不，值得的。我现在是为了你俩的前途而不顾脸面，也许你们将来就不会为你们的孩子们，比我更不顾脸面了。你难道不觉得这是值得的吗？起床吧，孩子，穿上你的衣服。你还小，等你长大了，你就比现在更了解生活了。”

他只得服从，站起身来穿衣服。弟弟早就穿好了衣服，他高兴地走过来给他一张弹弓，说道：

“阿里，你看这弓怎么样？我还要装上橡皮筋，把它做成一只大弹弓，用来打花房旁边那棵树上的鸟，你知道那棵树吗？那树上鸟多极了。”

阿里没有回答，他的两只眼睛非常吃惊地盯着他要穿的长裤的裤裆，高声喊他的母亲：

“妈妈，这裤子你是怎么搞的啊？”

母亲的声音从隔壁房间传出来，她简单地答道：

“我把裤裆补了补。”

“裤裆？谁要你补的啊？”

“你不是要到老爷那里去吗？裤裆有些烂了！”

“那个部位并不显眼。我们不可以去找裁缝吗？他补过的地方就看不出来。”

“裁缝？你有钱给裁缝吗？穿吧，穿吧，你爸爸都快没有钱

缴学费了，你还想找裁缝补裤子，你的钱太多了吗？”

争论是徒劳无益的。他把腿伸进裤腿，迅速穿好衣服，把土耳其帽往头上一戴。

他剩下的唯一希望是她不在那里，命运让她别见到他。至少是今天，以便他能够不让她看见裤裆上的补丁。

父亲戴好缠头巾，把脚伸进他那双带宽紧带的橙黄色鞋子，然后双手各拉着一个孩子，从座落在清真寺和火车站旁边的田庄里的简陋住处跑出来，穿过庄稼地，一直来到沿小河的路上，接着过了桥，直朝通府第花园后门的路走去。

善良的母亲站着向他喊道：

“再见……当心孩子们……愿主使你们一切平安。”

二 飞翔的蝴蝶

这个地方，乍一看，对阿里说来还安全，没有什么可担忧的，只有园丁和他们的孩子们在忙着修剪树墙，整理花坛给盆栽浇水。

父亲要两个孩子留在花房别离开，别采花、搞坏花盆。阿里无需这种劝告，他生性稳重，不会调皮捣蛋，特别是今天，还有一个比他生性稳重更加重要的原因，使他不仅不会捣乱、奔跑和离开花房，而且连身子也不敢乱动，这就是他母亲执意要让他受罪的裤裆。

就这样，他就在花房的一个角落里，不跑开去。他拒绝弟弟的唆诱乱奔乱跑和到那大树下去打鸟，顾自忙着帮助园丁浇花。

阿里呆在那个角落里觉得倒还安全。后来，他看见父亲在花房外面走过，又听得老爷在吼叫：

“阿卜德·瓦希德在哪儿？”

老爷的声音虽然威严，大家都害怕，倒没有扰乱他的清静。另一个声音，虽然亲切甜蜜，却是他此时此刻最不想听到的，这就是那小女孩的声音，她在和保姆开玩笑，她喊道：

“你能这样一只脚站着吗？”

他不想听得更多了，也不想看见保姆是否能用一只脚站着。听见声音，就是听见了危险的警告，他应该赶快避开。

老爷一行走近来了。